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
教育导报

此去必是辽阔之地

■ 米丽宏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

亲爱的同学,说起即将到来的高考,你是不是会心跳加速?是啊,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就要面对结果了,谁能不紧张呢?

毕竟,高考算得上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曾经跋山涉水,眼下步步走近。在这紧要处,心有所向,沉得住气,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一种智慧。

2022北京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让我们看到了雪花般轻盈的体育运动和体育精神。比赛中,她脚踩冰刀雪板,驰骋冰雪赛场,那超越自我的腾空一跃,奇迹般的“1620”,令世人哗然!而面对“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的重大失误,她没有失落自责,反倒对着镜头做了个调皮的表情。轻松明澈,如雪花般纯粹。这种心态多么宝贵。其实,不管是在挑战自我极限的奥林匹克运动中,还是面对人生的各种大考中,自信平和、胜败坦然,都是奋斗和追梦的真谛,也是取胜的应有心态。

有如斯纯粹之心,奋斗才会充满快乐。

当下,面临即将来临的大考,你也许会紧张和焦虑;这是正常的,不用刻意回避。静下心你会明白,你的职责是整合所有的优势与缺陷,而非揣测即将出现的结果;是躬身埋头播种耕作,而非焦虑一天天快速流逝的时光。不用急。之前一点一滴的努力,高考成绩会一五一十印证给你。

你该做的是,让自己动起来。一切事情,会随着你的努力自行滚动,事情本身的逻辑又会推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真的,一个宏大的改变,有时只缘于微小的开始。每天努力多一点,每天体验新一点。踏实看每一页书,踏实做每一道题。

若只呆在逼仄的心灵角落,焦虑、担忧,拖着一堆沉重的思想包袱无以解脱;那么,无论你多么辛苦,奇迹都不会发生。作家毕淑敏曾讲到一位射击高手:他越是情势危急,越是弹无虚发。有人向他请教其中要领,他说,最大的诀窍是,要像烟灰一样放松。这样,全部潜在的能量才会释放出来,协同你达到完美。

像烟灰一样放松,不是无所事事,不是听天由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内心保持高度警觉与机敏,不失时机地丰富完善自己。在行动上,踏实又勤奋;在心态上,放松又灵敏。是的,你的心远比你想象的坚强,你的肩膀远比你想象的有力!

“人生的道路虽漫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这是作家柳青的话。紧要处,一是选择最关键,一是艰辛最难熬。眼下你们已至“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紧要地步。剩下的“十里路”,一要看选择,是有条不紊、汲汲以求,还是焦虑紧张、顾此失彼;二要看毅力和坚持,是拼尽全力、愈挫愈勇,还是浮在表层、沉不下去。

我相信,你自有选择。胡适曾在北大毕业典礼致辞中说:“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唐捐,是白白丢掉之意。他又说:“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收成。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获。”

全身心地去耕耘播种吧!放下所有私心杂念,放下一切功利计算。自我开采潜力,自我奋起拼搏。不管最终的结果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这段拼搏的时光将抬升你的视角,开拓你的胸襟,送你抵达人生更高层的台阶。

上场吧!此一去,必是辽阔之地。

芒种,忙种

■ 马庆民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碧绿的稻苗,在清盈盈的水田植根;金色的麦浪,在蔚蓝色的天际涌动;诱人的麦饭香,在炊烟里氤氲;悠扬的菱歌声,在田野里荡漾……连收带种的农人,插秧,收麦,田间一派繁忙。

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刻。”农人之忙,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一分一秒不容懈怠。此时节,人们适时而动,芒种,忙种,样样要种,稻秧栽插,五谷下种,收获喜悦,也栽种期望。

二十四节气中,我独独最喜欢“芒种”,因为它是最特别的一个——既包含播种又包含收获。从而常让我联系到人生,因为人生也是如此,无非种和收。有播种才有收获,收获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播种与耕耘。周而复始,不断成长。

芒种一词,最早出于《周礼》的“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清代学者陈三谟的《岁序总考》解释道:“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所以,芒种,是插秧的时节,也是收麦的时节,是播种的时节,也是收获的时节。一“种”一“收”间,岁月的恒常与宽厚自现;一“收”一“种”间,道出了节气的内涵,也蕴含了人生的真谛——万物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忙着发芽、忙着生长、忙着成熟……纷繁复杂,又井然有序,这是万物之姿,也是季节之美。

关于芒种的美,林清玄曾说过:“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芒种,是深深把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诚然,芒种忙种,让我忍不住满怀憧憬地种起来、忙起来。但这一切的忙,却又不慌不忙地始于热爱,结于丰盈。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芒种”的到来,标志着一年仲夏的开始。此时,北方麦黄,麦浪滚滚,江南秧绿,梅雨沥沥,大江南北进入了“割麦插秧两头忙”的田园生活。随着忙碌而生动起来的还有:草间生螳螂,枝上鸣新蝉,小池飞蜻蜓……这是一个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刻,这是一个繁忙与幸福同在的季节,这是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远方”。

芒种,忙种,不论是乡村的田间地头,还是城市的街头巷尾,每一个人都挥汗如雨,忙着种下一亩心愿,忙着耕耘一片田地。当然,芒种之忙,还有恰逢高考的学子们,他们忙于苦读坚守,忙于备考冲刺,但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曾全力以赴迎战,美好终将收获,只要曾问心无愧付出,成绩必不辜负。

芒种,忙种,正是忙的时候,正是种的时候,愿你忙而不茫,种而不重,向着目标、向着美好,一身都是轻轻松松,一切都是刚刚好。

芒种,忙种,你是不是也“忙”了起来,是不是“种”了起来?

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 孙世华 摄

爱的留言条

■ 慕然

周末,我需要加班,爱人又在外地学习,伴着朦胧的晨雾,我买回了早点。儿子尚在熟睡,我撕下了便签本的一页写下:“儿子,早饭在厨房,如果凉了放微波炉热热再吃。”留言条压在了他的书桌上。放下笔,看着淡绿色纸片上的叶片状暗纹,我又随意写了几句:“在世上,路途漫长,总有人盼你更幸福……”

下班后,儿子正在写作业,我发现那张留言条被他折成了一个心形,夹在了书中。问其原因,儿子说喜欢我写的那段话。生活中,儿子顽皮,却又不善于言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彼此的不善交流而疏远了情感,就像这张留言条一样,串起来的是幸福。

我十分欣慰孩子的细心,能够把留言条收起来。却又不免有些遗憾,想想我成长的路上,父母留给我无数张留言条,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大多是他们上班出门前,觉得有件事定当要嘱咐,就简要地在一张小纸片上写几句话,并置于屋里的显眼之处。这种方式,似乎成了彼此传递信息一个最为便捷的方式。而我却没有儿子细心,没能把留言条保存,它们都被丢在了岁月里,留下的只剩记忆。

7岁那年,一天,我放学回家,匆匆奔向厨房,餐桌放有一张小纸条和1元纸币,纸条上有父亲熟悉的留言:“儿子,爸爸、妈妈今天晚上要加班,你放学后,自己去小店买吃的,一包方便面4毛,一个面包3毛,剩下的钱,帮我算好,收起来。”

19岁,我考上了大学,母亲给了我个信封,信封里有张留言条:“孩子,明天你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啦,爸爸妈妈为你骄傲,这是你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学校办好银行卡,我们每个月打给你,记得多往家里打电话。”我看后哭了,母亲也哭了。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单位附近租住了个屋子,下班回去后,饭菜的香气将我包裹,可是呼唤了几声却无人回应。走到摆餐桌边,饭菜下压着一张留言条:“恰巧路过这里,来给你做顿饭,饭菜在锅里,你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温热的,凉了就热热。衣服洗干净了,买的常备药放在抽屉里,照顾好自己。”

父亲和母亲写的字都很漂亮,曾经让我羡慕了整个青春。他们留言条总能让我幸福、温暖。留言条上有父母的关心关爱,更有父母的期望和祈盼。记不清父母给我写了多少留言条,但我清楚地记得,看留言条时心情会一点一点地升温。

母亲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的回忆,她说父亲已经烧好饭菜,让我带孩子回家吃饭。回到家中,看到厨房灶台上放着张留言条,“干煸花菜、红烧鲤鱼……不放辣,少放盐,不放姜!”上面还沾着斑斑点点的佐料,透出一股酱油汁味。想来是母亲写给父亲的,让父亲按照我们的口味、喜好准备饭菜,又怕父亲遗忘,特地写在留言条上,“不放姜”这3个字,字体略大,下面还画上了波浪线。

我看着母亲写的留言条,鼻尖一阵酸涩,一瞬间,那种温暖的感觉又升腾了起来,我的心仿佛变成一个容器,只存放美好,不寄存风霜,不经意中只放少少的东西,也会有幸福感。小小的留言条,蕴含的是叮嘱,是关切,透着家人间的爱与情。

我悄悄收起了留言条,叫儿子帮忙折叠成心形,夹在了日记本中,静静地把它珍藏。

童心童趣

■ 耿艳菊

在孩子的眼里、心中,什么都好玩,处处皆有趣味。

就说足下的泥土吧,太寻常了,有什么好玩呢?但在孩子看来,那是乐园。公园进门口右手边有很大一片荒地,说是建老年公寓的,迟迟不动工,倒成了孩子们的领地。傍晚的时候,彩霞漫天,大人带着孩子来公园遛弯,孩子的心只在那土堆上。有些大人觉得玩土脏,孩子不嫌弃,闹来闹去,孩子得逞了,飞跑过去,那样子真是快乐啊。

我儿子更是那荒地的常客。每次去都要带上一兜装备,挖土车、铲子、小桶等各种小玩意。有一次出去得急,忘记了拿铲子,那小子竟捡了一截干树枝,在土堆上玩得不亦乐乎。回去时还不舍得扔,说那是他的宝贝。

还有一回,我们在路上捡到了一朵塑料质地的粉色小花,儿子高兴极了,拿回来插在瓶子里,很认真地养着。他拿起喷水壶,煞有介事地给小花浇水。早晨起来,首先就是要去照看他的小花。

不只是干树枝、粉色小花,一只小虫子也可以在儿子的小世界里得到温柔相待。那天,我们在公园里的亭子中玩,亭子前面有一块草地,儿子和几个小朋友蹲在那里,静悄悄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在草地里发现了一只白白的胖虫子,怕打扰了它,都不敢说话。中午回家吃饭时,儿子却不肯走,说小虫子会孤单的,要把它带回家。我觉得有点儿可笑,也有点儿生气,也有点儿感动,告诉他小虫子是不会孤单的,它的伙伴和家都在土里。最后,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在草地里又寻到了另一只虫子,给他们担忧的小虫子找到了伙伴,欢呼雀跃起来。

但孩子的小世界其实也非常阔大,一草、一木、一只虫子、一捧泥土,这世间的一切在他们的眼中皆是有情众生。

张允和在《最后的闺秀》里以近两章的篇幅,细细讲述她的后半生含饴弄孙的故事。她的孙女庆庆是她一手带大的。她说那是她最大的快乐。庆庆在她身边的七年,几乎是奶奶青春焕发的时代,比和爷爷谈恋爱时还要甜,还要有滋味。

她讲的故事中,我记住的有两个。庆庆有很多玩偶,奶奶按照玩偶的外貌和特征,一一给它们取了名字。她和庆庆都把这些玩偶当朋友,和她们一起玩,一起睡觉,天冷的时候还给她们穿衣服。另一个就是每天晚上奶奶都会给庆庆讲故事,和庆庆一起做游戏,然后祖孙俩捧腹大笑,等笑够了,慢慢就睡着了。这样的生活很甜、很快乐,有趣、有滋味、有深情。

孩子的心灵稚拙素朴,最是一往情深。孩童的快乐简简单单,最是易得,也最难得。

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中,我们都喜欢一个角色,他不帅也不美丽,他是一个眉毛、胡子、头发雪白的老人,叫“老顽童”。

又是一年栀子香

■ 林甜

周末,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是家里的栀子花开了,一簇一簇的,煞是好看。

“你有空的话,回来一趟吧,花正香着呢。”父亲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总是这般扭捏着,对于“我想你”这类的话,他总是这般吝啬。

我连夜加班,把手头上零零碎碎的事一一处理完,第二天一大早,亲醒了熟睡的女儿。一番梳洗后,独自开车,带着女儿夏天回家。

到家时,爸爸正在小院里,打理着栀子花。那一簇簇雪白的花朵绽放在枝头,把枝头压得微微下垂,许是蒙蒙细雨,洁白的花苞上闪烁着晶莹剔透的雨珠,有一种特别的清幽之美。我不禁想起明代沈周的《栀子花诗》:“雪魄冰花凉气清,曲阑深处艳精神。一钩新月风牵影,暗送娇香入画庭。”

我站在父亲的身后,轻声喊道:“爸爸!”父亲转身回头,看是我们,笑着问道:“早上吃了没?”我点点头。父亲笑了笑,摸了摸女儿的头,从花篮里挑出一朵栀子花别在女儿的羊角辫上:“我家夏天真漂亮,是个漂亮的花仙子。”女儿在我怀里扭动着,伸出双手,扑进父亲的怀里。“外公。”她亲了亲父亲,娇嗔道。父亲乐呵呵地笑着,祖孙俩比画着、打闹着,在充盈着栀子花香的小院嬉闹着。

小院里的那株栀子花,是爷爷在世时为我种植的。爷爷生前种花时总是念叨着,待他百年后,好歹有株栀子花留作念想。谁曾想,他还没闻到第一缕花香,就猝然离世。爷爷走时,我正读大学,尚且不太懂得生离死别的,待到真正懂时,也只能“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思绪在思念中,飞回到从前。

高考结束,在等待揭榜的日子里,我如坐针毡。离揭榜的日子越近,我越发紧张不安。每天恍恍惚惚的。那段日子,爷爷总是守在我卧室外,躺在藤椅上用烟袋锅抽着旱烟,一锅接着一锅地抽,一圈圈升腾的淡淡的烟缕,散发着熟悉的味道。

那日,他一如往常笑着,走进我的卧室。

“甜,你看,爷爷给你带了啥?”爷爷从后背“变”出一束栀子花。白色的栀子花,青绿色的叶子,黑褐色的枝干,放在墨绿色的空酒瓶里,煞是好看。花蕊含香,初夏的味道轻轻摇曳着。丝丝缕缕的花香从我的鼻息滑进我的心肺,滋润着我干涩的心灵。

自那以后,他每天都带着一捧花香,直到揭榜。揭榜后,他比我还高兴,本就佝偻的身子,更是笑得弯折了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阵儿每天天蒙蒙亮,爷爷就去村西头摘花。多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心里都会如当日那般温暖。我似乎总是想起,那被朝霞染红的老人,在栀子花树下,佝偻着身子,摘下一朵朵带着露珠的花,只为愉悦他栀子花般的孙女。

光阴荏苒,人生海海,唯有缕缕花香,能抚慰沧桑之心。

返城时,父亲递给我一篮子栀子花,再三叮嘱我:“开车,路上小心。”

回家的路上,女儿夏天在安全座椅上,把玩着栀子花,喃喃着:“真香啊。”我看了一眼,父亲摆放在车里的栀子花,肥白娇嫩的花瓣带着晶莹的水珠,那是父亲洒上去的,清新好似刚刚采摘的。这些经过清水濯洗的栀子花,显得越发娇嫩可人。我不知道父亲是何时将每一朵栀子花一一清洗,冲走了那些被花香吸引来的小飞虫。

到家后,我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报平安。我将栀子花装入结婚时母亲给我买的花瓶里。端详这瓶栀子,浅绿色花瓶,白色的花朵,“有朵篆瓶子,无风忽鼻端”。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